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四百○四號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　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每月二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日本同　其餘外國各埠加倍　均作大洋計算　報資先惠　郵費在內　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廣告刊例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　每期刊費洋一元　中縫全部洋三元六角　零登照算　長期面議　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　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請吸高等國貨 金馬牌香烟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謹啟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備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療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海波藥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淸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疼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一元

伯庸醫院

美國人工太陽燈

專治搽葯無效之一切皮膚病

院址上海大世界西對面（電話中央一六二四）

大匯 健胃補肺藥汁

上海棋盤街屯鎮胡開文墨莊寄售

主治　一大寒大熱　一胸脹腹痛　一痰閉不治　一大小便閉　一夜咳不止　一風邪食滯　一小兒暈食便瀉　一小兒喜啼易起　一小兒多病體弱　一小兒大便閉結　一小兒每食易滯　一小兒怕風怕冷

服法每日一小杯三日即痊　價每餅一圓

梅花館主編 金少梅艷影集出版

每冊售洋八角　四折

代售處　上海大世界報社　三馬路文煥印刷所　四馬路世界書局　拋球場賣報人處

凡爾登花園賽燈藝術會

法界霞飛路二路電車可以直達　入場劵大洋五角　童僕減半

▶燈綵改游行爲陳列以便任人參觀　每日下午四時起售票◀

加演　滑稽新戲　文武戲法　第一蘇灘　北派雙簧　中華武術　三絃拉戲　超等申曲

影戲　特由歐美運滬新到愛情滑稽等好片別家從未演過　逢禮拜一四掉換新片

特別跳舞場　專爲中外男女來賓交際跳舞而設　願加入跳舞者奉贈優待劵以表歡迎　不論名閨秀士如夫學子皆可入舞　觀舞者須購觀舞劵一張　小洋四角此劵可向園內一品香作飲食代價　燈彩逐日更換與衆不同

普救臌脹 忠告病家

有此妙藥　可以無憂　如若動刀　性命必休

臌脹無憂丹

定價　每料洋二十元　每服洋五元

購法　請向當地郵局下如無郵匯號寄

總發行　上海五馬路寶善街弄一百八十號　正威大藥房

十年癩頭十日愈

大包五角　小包二角五分　郵票九扣　郵資加一

健胃補肺神效水

每瓶一元　每打十元

寄售處　上海棋盤街屯鎮胡開文筆莊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謹啟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勞合路口　分公司各省各埠　電話三八九五

生肌白玉膏

一貼即好

每瓶一元四角　每打十四元

長生學術

討論生育者當注意！！　研究婚姻問題者鑒！！

兩大預約出版

歷代名人軼事大觀

是書採自上古迄今於近代彙集幽闡分類精詳體裁簡雅裝訂精美全書四冊定價三元預約半價一元五角寄費加一備有樣本函索附郵二分即寄

關聖靈異彙編

一冊定價九角預約半價四角五分寄費加一　預約七月截止十月出書　北京丞相胡同二一號西園出版部發行　上海及各省大書坊均有代售

有志讀書者鑒

求是學校　上海法界巳籟達路　校長陶寄生啓

本校（女子部）（商業中學科）（補習中日科）（吳文打字速成科）（英文專修科）（商業英文夜科）（兩等小學科）（國文專修科）

進愛醫院

院長張雪蓀謹啓

院址上海南泥城橋大沽路口文元里

西醫張世楷秘製 中國癧子頸膏藥

說明　功效

寄售處　英界五馬路興八業十里一西貴百興埠本號可以就近購取

發行所　上海法界寶昌路口醫院可從外埠郵購加一寄費

真正西藏橄欖

鄭廣福堂衍製 新發明 狐臭散

雙料每瓶陸角　單料每瓶三角

總經理　上海河南路廿號　永泰棧烟行

安氏秘製保腎丸

背痛風濕水腫　臀筋痛神經痛　膀胱炎沙石淋　小便諸疾　皆腎病也　治以此丸　大有奇效

每瓶一元四角　每打十四元

圖中寫照

口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譯

董康被打

（丹翁）

小孩子和小孩子相打、等到頭破血出、各個回家哭訴父母、各個的父母、當然也就出來理論了、董康被部員一陣拳脚、少不得要哭訴曹錕、曹錕何能不出來說話呢、但是董康有父母可以哭訴、這些部員、父母是誰、叫他們向誰哭訴、豈不要好好的吃生活了嗎、常言道得好『有一個好的打不成功』、部員撳毆長官、固然不合、長官不拿出錢來、也爲不當、其實長官亦眞是拿不出、總算這一頓打、董康是難定了、有人說董康既哭訴曹錕、曹錕當得出來替他庇護、在董康就該心滿意足才是、爲甚麼又說不幹、難道這就是哭訴當中的一種口吻嗎、我說、這倒是眞實話、董康曉得這回是被鄰居家無父無母的小孩子打了一頓、所以哭訴父母、深爲有效、萬一將來得罪了小弟弟小妹妹、彼小弟弟小妹妹打得七死八活、那時就好比被父母親手打的一樣、試問、再去哭訴父母、還有甚麼用處呢、而且如今那些糾糾武夫的小弟弟小妹妹、一個個正在磨拳擦掌、還不見諒些乘此滾蛋嗎、哈哈、董康到底是個乖貨、

蔑乃江北人甚江南人（二）

（好春簃主）

自從片語啓紛爭。華矢交攻意已驚、理屈詞窮無可說。一聲聲祇道和平。（江南北人之爭、誰爲戎首、有目共見、藉口和平兩字、豈遂足以了之、）

斂盡鋒芒爲避衝。讓他省長去稱雄。（夫巳氏罵江北人、正在興高采烈之頃、忽聞韓國鈞到任、遽爾認錯不迭、一再向江北人賠罪、一省長耳、便値得如許害怕耶、人言江南人、膽氣最小、且富有服從性、觀於此而信然之）可憐一個韓慮老。嚇煞江南小鈍翁。（清初之汪鈍翁、亦江南人也、文名震於全國、今之後生小子、自號曰鈍者、直藐乎小焉者耳、）

鬬力何如鬬智優。文人筆底自春秋。須知攘臂壓拳者。不是名流是下流。（好勇鬬狠之習、江北人固有之、江南人亦豈能免、但此乃市井無賴、習於下流者之所爲、忝爲文人、而竟設想至是、其人果自居何等乎、可爲一嘆、）

風流莫漫詡翩翩。難肋如君政可憐。禍在蕭牆須自衛。車夫阿二有餘辜。（怕打亦是人情、却也怪他不得、但我以爲夫巳氏之患、不在其他之江北下流、乃在其貴老師車夫阿二耳、呵呵、）

商餘騙看客

（張慶霖）

鈍根先生怕熱、他眞個就偷懶了、說甚和平不和平、江南江北的問題、不過我還演的一齣戲、給看客消遣的、我們到了後台、就不是老友、都還是同業、會發生甚麼問題呢、說到打架一層、更好笑了、難道全武行、是在後台演的嗎、其實鈍根先生因天太熱、主張暫停筆戰、我們大家誰不怕熱、在理應當表同情而加以感激的、不過鈍根先生、忽又將篇目標出、竟似帖了戲目、並不演戲、在看客一方面、不但對這戲的好壞、發生疑問、簡直對這戲的有無、要發生疑問了、偏偏開首戲目、就是『什麼東西張慶霖』、試問在下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就以和商報某女士壽過一回開心、在下無非是一丑脚、某女士不管她是男的女的、總不過一個旦脚罷了、誰演好不好、儘管批評、又何必問我張慶霖和某女士、大家是個什麼東西呢、哈哈、鈍根先生但標明一個戲目、倒累得我獨脚戲、演了這半天、在鈍根先生誠然偷了懶、舒服之至、可是商餘未免騙了看客了、

余覺手瀆

寒雲先生史席、拙聯祝南通壽者、辱登昨期貴報、並承答註、甚佩斧鉞、惟註語於南通此老、欺壓愚夫婦之惡、尚未盡百千分之一、容當趨前一磬、藉識荆州、僕早守五戒、誓不詆語、諒能見信友人、王冠翁亦貴友也、力勸僕勿將此老奸惡、盡情披露、恐其羞惡所至、或施暗殺、然僕欲一吐愚夫婦、一生一死、所受不白之沉痛、亦何所顧慮、朝白冤、夕死可矣、復荷閣下索及內子沈壽遺繡小件、願酬重價、至感卓賞、惟遺繡祇有傑作兩件、計共値價美金一萬八千元、約合華銀四萬五千元、該繡件在美國賽得大獎、世界著名、今亦爲南通此老豪奪、不名一錢、猶憶去年內子病亟時、僕曾向內子言及、日後該繡件售得之款全數、以卿名義、建築蘇州繡業公所、爲卿紀念、迨內子沒後、僕已將此說、向蘇州繡業中人宣布矣、惟能否索還、尚在不可知之天、因內子身後所遺在通一切、悉爲此老霸借、此南通通國皆知、不僅遺繡兩傑作也、抑此老且忍殺愚夫婦第二生命之名譽、更何論此區區遺繡、至於小繡件、實無寸絲尺縷、以應尊購、歉歉、再僕現在上海鬻書、由抛球塲各箋扇店收件、願借春風一爲噓拂、專復敬頌著安、余覺手復、

口附寒雲致余君書　夬八先生、辱復、悲感沈痛、歘歘久之、以尊夫人之才之藝、竟遭此厄、冒終身不白之冤、抱彌天長恨而死、人神同泣、江海永哀、天下聞之、應爲憤慨、若某老倫、人首獸心、安竊時譽、三百年後、自有公論、秦奸鑄鐵、當世未常不赫赫也、眞投彼豺虎、豺虎不食之徒、尊夫人在天有靈、自必有以誅之、亟望見過、毖言其詳、弟雖不才、尙能以口筆、布遠其惡、使天下後世、毋爲所欺焉、兄以身受之痛言之、自足昭重、溫犀秦鏡、奸不可遯矣、敝報嫉惡如仇、直書無隱、利勢不可屈、威武不可奪、故於兄之恨事、深願披露、非若其他、貧於土皇帝之尊、甘低首下心、爲之臣奴也、臨穎企盼、鵠候寵光、此復、寒雲頓首、

答怡園客

（通紅老頭子）

貴客大約絕對不是怡園的掮客了、我們在上海、談上海、怡園是出產最便宜古董的地方、貴客既用他這個園做外號、當然是羨慕便宜古董的客人了、貴客古董架子上羅列的眞正不少、居然有了孟夫子朱夫子、又有楊子程子、這就算是古董客人吃的仙丹、除此以外、談到你架子上當家的貨、也不過是瘋子、猿子、兔子、猴兒崽子、王八羔子、裝滿了一腦子一肚子的了、要是在科舉未廢的時代、我要恭維你一句吉利話、叫做『五子登科』、現在科舉雖廢、閣下這五個子、沒有一個不能尋錢的、恐怕將來別的做掮客的、對着你還要望塵莫及呢、詩、是窮人做的、不做也好、閣下只要將這五子賣弄賣弄、管他那一國的金洋錢、一塲刮子都要跑得來、那時通紅老頭子、不但頭紅、還要眼紅呢、

丐之痛語（一）

（志君）

昨午余門外、來了兩個乞丐、甲丐五十多歲、乙丐三十多歲、只聽甲丐問乙丐道、老弟、你年紀輕輕、爲何不做事業、甘心爲丐呢、那乙丐聽了、嘆了一口氣、慢慢的說道、不瞞老伯伯說、我小的時候、也是好過來的、我原籍是江西、姓華、父親是前清的候補道、家產百萬、母親張氏、也是名門之女、就生我一人、父母因我一子、故此很愛惜、我到十歲、父親請了一位先生、教我讀書、那時我正年幼、白相心重、不肯用功讀書、後來我們父親一病不起、母親一急、不隔一年也死了、就剩下我一人、還有一個老僕、那時我正十八歲、聽人傳說上海怎麼樣好白相、我聽了、遂拿了錢、帶一小童、到上海、住了客棧、因上海又熱鬧、又好白相、遂不願再回江西、一連三年、交了許多酒肉朋友、終日在一塊兒、不是嫖、就是賭、後來又同一妓女相好、那妓一刻兒做衣服、一刻兒打首飾、一刻兒又買金水烟筒、鬧得不亦樂乎、那時我正在昏的晨光、帶的錢用完了、又寫信到家、要三萬兩銀子、等寄了來、不幾月、又化完了、

復添與後添

（好春簃主）

蓦地輿歸罪手民。復添誤矣後添眞。生來未解花叢事。要屈先生做主人。（以一年有半小說中、後添誤排復添之更正、竟至惹起手民與校對者之答辯、其最有趣之數語、則曰、『校對者及手民、都沒有吃過花酒、這就是後添排成復添、及沒有校正之故』、其不肯認錯之意、已甚顯明、我竊以爲更正者、宜亟備花酒一檯、邀請校對者及手民、親往赴讌、參觀花界種種之狀況、使具有嫖客之經驗、且於局票中之標識一目了然、庶不至於排字及校閱時、再鬧此等之笑話、）

報章更正事非難。一語偏教起釁端。我亦『不知何故』者。但措冷眼作旁觀。（報紙勘誤、常事耳、而此次校對者及手民、對於更正者之駁詰、則正爲更正文中、橫插入『不知何故』四字、夫報紙之所以更正、苟非撰述者之筆誤、即爲手民之誤排、及校對者之未能糾正、此其故豈難知者、今更正者則曰、『不知何故』、校對者及手民、則亦曰、『不知何故』、其一再斷斷於此四字之爭執也、其中殆別有故、有人來問我、連我也不知、則亦姑仍其詞曰、『不知何故』而已、（一笑）

手民竟有發言權。尊重勞工勢則然。三字大書『更正者』。分明已不是包先。（一年有半小說、爲包君天笑所撰述、手民與校對者、對於包君負責更正文中、並未嘗用包君之名義、而別著其名曰『更正者』、校對者及手民之答辯、亦不針對包君發論、而轉支離其詞曰、『戲問更正的先生』、然則區別言之、是撰述者爲一人、而更正者又爲一人也、此更正者究爲何人、始終未嘗揭露、斯實一大疑問、抑實一大趣談矣、先、即先生之略稱、漢時已有用之者、非我所特創之名詞也、）

筆戰縱橫信有之。斯人斯報獨離奇。笑看八面兵戈起。掉盡機鋒若個知。（報紙筆戰、數見不鮮之事也、顧以此報與彼報戰者有之、以一報與三數報戰者亦有之、至在一報之中、而以此撰述人與彼撰述人、互相爲戰、則斯報獨有之創例也、且以撰述人與撰述人戰、猶苦其未足、而又惹起校對者及手民、出而助戰、又有所謂『更正者』其人、出而與校對者及手民、大戰而特戰、斯誠極文字戈矛之能事、而亦具報紙筆戰之奇觀矣、雖然、吾終以爲校對者及手民、乃至所謂『更正者』、皆不若是其好鬥、發縱指示、其中別有人在、明眼人必能辯之、然而斯報亦多事矣、）

大前門

烟葉精選香味馥郁故善吸烟者多吸大前門牌

駐華英美烟公司有限公司總理

大前門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譯

愛克司光錄

（第二集）口一〇七口　（涵秋）

第四回　明大義寶女茹冰霜　拾豔歡書生弄風月

那寶二又插嘴說道、小兒他們也是在船裏的、聽見我提起大爺的名字、便喜歡得了不得、原想留大爺在船上過夜、不想大爺不理會他們、他們趕了一程、兀自趕不上、回來還埋怨我老頭子不會幹事、這一來好了、你們年紀都還差不多、沒有個談不來的地方、你們若是要喝酒、我這船底下還擱着小半罈高粱、可是我不能奉陪、要先去睡了、請大爺勿見怪、●他說完這話、眞個扒入後梢上、向一堆草鋪裏一鑽、沒多功夫便鼾呼起來了、露蘭見他們父子這樣殷勤、心下說不出來的感激、又知道他們兄弟倆一個叫做寶奇、一個叫做寶龕、寶龕聽見他老子說艙底下有酒、他早撈出來、一人面前放上一個大碗、將酒斟滿了、吃着談着、很是有趣、只有苦於沒菜、寶奇將個頭伸出艙外、向江邊上望了望、笑向他兄弟說道、這時候還早、我這裏有現成洋錢、你拿一塊去買些鷄鴨來下酒、不比較這悶飲的好、一面說一面又從身邊取出一個布包、打開來撿了一塊錢遞給寶龕、露蘭見那裏面白滑滑的約莫有百十多塊洋錢、不覺笑起來、望着寶奇說道、據你們老頭子口口聲聲、都說窮得要死、不料你們兄弟倆手頭倒很寬裕呢、●●●●寶龕得了錢、他早大踏步上岸、寶奇將洋錢包好、嘆了一口氣說道、大哥你只見強盜吃肉、沒見強盜受罪、誰還說我們寬裕的、今年再晦氣不過、混了大半年、也沒處撈摸油水、賭局又不好、推十塲牌九、足足的要輸九塲、幸喜我們沒娶婆娘、不然早就扛出去賣掉了、天無絕人之路、也是我們造化、在這前幾天給合了幾個弟兄們、在句容城裏做了一塲買賣、我和寶龕分了有二百多洋、連喝帶用、目下剩的也沒多少了、不曉得在甚麼時候、像這買賣、再幹他媽的一下子、今年臘月裏便可好好的過一個肥年、賀大爺你過江來幹麼事的、若是有甚麼頑意兒、總得提挈提挈我們兄弟倆、●●●●

嫖學著作底大流行

（馮二先生）

上海底小說雜誌中、忽然發現一種嫖學著作底大流行、大概是因爲妓女苦況、無殊香粉地獄、諸位小說大家、各本其悲天憫人的懷抱、發爲著作、原也未可厚非、但是不佞却有幾點懷疑之處、

一、廢娼底聲浪、已經喧騰許久了、是娼妓苦況、必已爲一般人所明瞭、而無待於宣傳描述了、那麼、這些講嫖學底著作、豈不是等於馬後砲嗎、

二、若是作者以嫖界前輩自居、欲藉小說底力量、指導未來的嫖客們、勿入迷津、勿做寃桶、那不是早已有一部嫖客專書『九尾龜』嗎、這部書中、包羅宏富、閱歷湛深、大概現今的一般嫖客們、都早已熟讀有得、造成『章秋谷』第二第三……第若干萬了、旣有了這一位廣大教主、更何勞諸君再枝枝節節的零碎補充演講呢、

三、假使諸君以前曾經墮落嫖界、做盡了寃桶壽頭、如今孽海回頭、自行懺悔、那麼、祇求自己不再涉花叢、不作嫖客罷了、何必形諸文字、鼓勵讀者們奮身一試底興趣、使他們再蹈覆轍呢、

四、若以爲寫實小說、必以親歷底境界、描寫出來、方能親切、那麼、諸君何不各就本身行業、（如都督、議員、參贊、秘書、諮議、說書者、新劇家等等、）自述一番、或者可以增長讀者底閱歷、又何必祇顧講這人人所同具底嫖界經驗呢、

我正在寫的高興時、忽然來一個朋友、看見了、笑道、『你且慢說別人、你在星期上、所作的『膩友宵談錄』、難道不是講嫖學的嗎』、我說、『那却不同、我那篇注重之點、是不良底社會、逼迫人類、造成罪惡、與那些什麼『廻腸盪氣』、含有酸素作用的不同啊』、

測字奇談

（林屋）

滬市多卜、昨見一卜者、貌與常殊、戲測一字、以占其言、拈得統字、卜者贊曰、統字有統帥統緒二義、吉占也、余嗤其妄、謬問曰、爾觀吾有總統望乎、卜者熟視久之、問曰、君何姓、余曰、步、卜者曰、不諧矣、總統之姓、字須平聲、袁項城、馮河間、徐東海、黎黃陂皆是、孫中山雖偏居一隅、姓亦平聲、今君姓乃去聲、安得爲總統乎、余曰、如爾之言、曹錕張作霖吳佩孚、姓皆平聲、將來可以爲總統矣、卜者曰、袁馮徐黎孫、皆上平聲、吳字亦上平、故最爲有望、曹張乃下平字、恐不能得也、余曰、孫字同爲上平、而中山偏居一隅何也、卜者曰、總統者陽位也、袁馮徐黎、皆陽平聲、孫字獨陰平、陰不敵陽、又何怪焉、且謂吳氏他日最有望者、聲亦陽平也、余曰、爲總統而字必合乎聲韻、可謂奇談、余不辨聲韻、不知其言當否、容質高明而問之、

口奪民之食口

蔡詠春萬里尋夫

（清波）

名妓蔡詠春、前嫁粵人鍾某、甚相得、鍾執役某烟草公司、調赴四川、鍾去後、蔡鬱鬱弗歡、蔡之家庭、束縛力又極大、蔡不耐、遂宣告退出鍾之上海家庭團體、一面摒擋行囊、將隻身西走巴蜀訪鍾、或有謂川中滿地兵火、蔡以一弱女子、毅然冒險西行、情之所鍾、力亦巨哉、如有小說家弱筆侍從、作起居注、歸而成『蔡詠春萬里尋夫記』、當不在林譯之『美洲童子萬里尋親記』下也、

又是兩個不知何故

（更正者）

讀手民及校對者答復、很爲滿意、但是裏面、却又引出兩個不知何故來、

一、校對者及手民、都沒有吃過花酒、所以有此錯誤、准此說來、譬如一篇關於戲劇的評論、校對者及手民、都沒有串過戲、怎麼晶報上常常登載劇評、便沒有錯過呢、又如晶報上常常有種啞謎兒的句子、如上一期烏烏的『有贈』內、有云『吳中鳳暗偕』之類、讀者也不知是一件怎麼事、手民及校對者、當然也不知是一件怎麼事、何以他倒不誤鳳爲凰、誤暗爲明呢、此不知何故者一、

一、此條答復、閱其全文、似爲晶報主任之答復、其語氣云『這就是手民來問不知何故之故』、又云『全體亦是他、個人亦是他』、斷無自己對人稱他之故、然而下面署名、則『校對者與手民』也、此不知何故者二、

再有一個要求、以後最好請晶報主任余大雄先生過過目、因爲他是吃過花酒的、

口承問稱稱、各各不知何故、奈何、

（大雄、校對者、及手民）

口求疵錄口

口戲雜誌嘗試號、列金少梅福芝芳合影一幀、細論之、所謂福芝芳者、非福芝芳、乃小變福也、小變福、津人、業娼、初樹幟於津沽、繼遷都門、隸與順班、與金爲手帕交甚篤、舊歲春、偕女伶李伯濤寶蘭芬于紫仙三人、共攝影於都門之中華照相館、都人傳爲五鳳圖者是也、原影小變福中立、金居其左、李居其右、寶于又各居金李之左右、該影乃係截去李寶于三人而製、用特誌之以爲讀戲雜誌者告、（王松隱）

口張雙壽吳佛徒二君同鑒、示悉、尊藏幸惠一審、每日下午七八鐘間在寓候駕、（寒雲復）

口適可居士、奉書祇悉、大著至所歡迎、幸速寄示、（寒雲）

新謎

（丹翁）

兔崽子（射寒雲藏物一）

射中者奉贈拙書對聯一付

口石壽兄鑒、惠刻小印、絕精感甚、弟每日下午六時後在寓、望約高鐸二君、同過一談、屬書便面容報命、

口薛月秋君鑒、久不獲書、不知仍在滬否、甚念、（寒雲）

口江亮雲兄鑒、書悉、貴社社章盡美盡善、弟遵加入、得暇幸惠教、當煮茗恭候、（寒雲）

口誌謝　大東書局贈星期第二十期、中華圖書館贈禮拜六第一百七十期、任退菴君贈戲雜誌第三號、

一年有半

（第二編）口四一〇口　（天笑戲述）

大家正議論時、只見案目又引了一個人到間壁來、叫道五少爺來了、伯濤夫人舉目瞧時、却見那男子、身材不高、瘦得像猢猻精一般、披上一件海龍領的大衣、戴一頂貂皮四合帽子、覆在額角上、伯濤夫人想、現在已經二月天氣了、而且這兩天還是很暖和的、大家都穿呢絨、他還穿這皮大衣、戴這貂帽子、不嫌太熱了嗎、又見他手中捏着一根手杖、走路宛似無力的一般、必想或是害着病、也未可知呢、却見那案目堆着笑臉問道、五少、近來身體好些罷、五少點點頭、走近那女客身邊坐下、女客道、你吃過飯嗎、五少道、飯是吃了、烟還沒有吃舒服、又問劉鴻聲還沒出台嗎、那女客道、快了、就只有這一齣戲了、說話中間、忽見下面的正廳上、起了一陣騷亂、只見從戲房裏面、掛出一塊黑地白字的牌子出來、大家瞧時、只見上面疏疏落落的幾行字道、『本台特聘藝員劉鴻聲君、忽因有病、不能登台、極爲抱歉、所有戲票、明日准可通用』、此爲本台不得已之苦衷、務乞諸公原諒』、這時大家一時紛亂起來、也不顧台上的戲、便議論紛紜、莫衷一是、有的說、必是老班得罪了他、他不肯登台了、有的說、必是很重的病、倘是輕微的病、爲了營業上關係、決不肯不登台的、有的說、劉鴻聲在上海、不過唱了一個禮拜的戲、今天的上座也不少、出了這個岔子、很有影響、也有許多人、立起來就向外跑的、一時秩序紛亂、連戲台上做戲的人、也一些沒有精彩、鑼鼓變成斷斷續續、王宅老太太道、怎麼樣呢、我們還是回去呢、還是怎麼樣呢、大小姐道、我們專誠來聽劉鴻聲的、既然劉鴻聲不上台、我們不如早些回去罷、祖母又不大能熬夜、他一向到了十一點鐘就要睡覺的、伯濤夫人道、不差、我們回去了、正要想立起來、只見老太太的孫子王伯衡、忽忽忙忙的進來、他說祖母、今天劉鴻聲不上台了、可知道他們出了亂子了嗎、